



难忘松光电影院

□周丽纯

的小伙伴们来到电影院门口玩耍。那时，我们望着墙上的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电影海报，望着小小的售票窗口，望着朱红色的两开大门，心中充满渴望，要能进去看孙悟空该有多好。

记得每当松光电影院放映好电影时，外面街道两旁就排满了自行车，看车的老大爷忙得不可开交。电影院里七百多人的座位全部坐满，没买着票的人站在小巷子里，迟迟不舍离开。有时我们就趁机拽着不认识的叔叔阿姨的衣襟溜进去，躲在犄角旮旯看一会儿电影，常常不等看完就被工作人员发现清出校外。

我上中学后，到松光电影院看电影的机会才相对多了起来。记得当年看的电影有《宁死不屈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保密局的枪声》，后来还看了《流浪者》《地道战》《上甘岭》《英雄儿女》《打击侵略者》等电影，还有革命样板戏，都是学校组织看的。

当时松光电影院门前除了卖冰棍的，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卖的，冰棍有五分钱一根的糖水冰棍、一毛钱一根的牛奶冰棍，但很少能吃上，因为父母平时不给我们零花钱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还是一名知青。一次回城探亲，和战友一起到松光电影院观看《列宁在1918》这部影片。剧中的瓦西里对妻子说：“亲爱的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我对这句经典台词记忆深刻，相信我们这一代人，基本都不会忘记，它曾经鼓舞了很多很多人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松光电影院达到了鼎盛时期，几乎天天爆满。上午有附近学校的学生包场，放映的都是爱国主义电影；中午和晚上有普通场。电影票按座位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个等级，价格也不一样。那时老道外人业余时间都喜欢到这里看场电影，感觉这是最好的文化娱乐生活。后来松光电影院扩展了业务范围，有了录像厅，昼夜放映港台片，也带火了附近的小吃店、烧

烤店等。冰淇淋、糖葫芦、瓜子、花生、爆米花等更不在话下，每天电影院周边都烟雾缭绕、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。



大概是在1990年春节，我观看了电影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，是单位发的票，这是我在松光电影院看的最后一场电影，此后就再也到松光电影院看过电影了。

再后来，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录像厅增多，电影市场开始冷落下来。松光电影院也不像先前那么红火了，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，人们都喜欢坐在家看电视，租录像带看，自在随意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松光影院不得已采取其他经营举措，先改装成招待所，后来又改成舞厅、台球厅，但仍是越来越不景气。2003年松光电影院正式关门了。

近些年，我有时会散步到这里。回望这座旧影院，在繁华的都市里，它的存在可以说是城市发展史中的一个章节，记载着老道外、记载着这条街各个时期的变化。如今政府已经着手改造这里的环境，愿能尽早看到松光电影院康复的容貌，焕发昔日的光彩。

我出生在哈尔滨老道外，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，一直没有离开。我喜欢老道外的市井生活和烟火气息。



闲暇时我常在道外北四道街、松光电影院附近游走。曾经，这里是十分热闹的繁华地带，是我少小常来玩耍的地方。松光电影院这座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老电影院，在2020年遭受了一场火灾，楼体被烟火熏得愈加陈旧不堪。

在楼体正中的拱形大门上方，依然挂着“松光电影院”五个大字。拱形的门洞口被新鲜的红砖砌了一圈，不用说，这一定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新加固的。墙体右下方有一块黑色的牌子，上面用中、英文简单地写着：历史建筑，原为松光电影院。建造年代不详，砖混结构，折衷主义建筑风格。

松光电影院实际位

于一个二层楼的大门洞里，从北四道街东面的大门洞进去，能看见长方形的一片蓝天，继续往前走，经过百余米的距离，就可以从西面的大门洞出去，就到了北三道街。每次走进这熟悉又陈旧的环境中，总让我有一种痛感，这是我曾经非常熟悉、向往、怀念的地方。锈迹斑斑的铁皮大门、落寞的售票窗口、写放映时间和场次的小黑板，满面尘烟，仿佛刷了一层土色油漆。



小时候，觉得松光影院这栋楼非常漂亮，外墙有浮雕花纹，室内设施也很欧式。电影院正门两边的墙壁上，每回要放映新电影，就挂出电影明星的巨幅画像，特别吸引人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哈尔滨的文化娱乐场所不多，能看场电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像过节一样。因为我家离松光电影院比较近，平时没事就和院子里

人老道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

少年时代的脚滑子

□付连江

作为一个哈尔滨人，对冰雪的情怀是与生俱来的，尤其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，你要说自己没滑过脚滑子，没抽过冰尜，没打过冰爬犁，肯定有人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哈尔滨人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清楚地记得拥有第一副脚滑子的情形。

那年我八岁，上小学一年级。没上学时跟着爸爸学抽冰尜，拉着爬犁满街跑。上小学后觉得自己已经是学生了，不能再玩小孩子的玩意儿了。当时经常出现的一幕是，一些高年级的哥哥们，三三两两地上下学都穿着脚滑子，棉帽子的两只护耳系在脑后，身体前倾，

重心跟着身体晃动，两只脚左蹬一下，右蹬一下，带着一股寒风，在我眼前刷地一下飞驰而过。他们看到刚上一年级的我后，边划边说“一年级小豆包，一打一蹦高”。

“哼，有啥了不起的，不就是会滑脚滑子吗？”我在心里愤愤不平地说道，下决心一定让爸爸给我也做一个。

可是爸爸说得太小，滑脚滑子容易挨摔，不给我做。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但我还真不会做脚滑子。

不会做脚滑子，我就不会向别人借吗？打定主意便向邻居金贵哥借。听说我要借脚滑子，金贵哥大方地说：“正好，我刚做

了一副新的，那个旧的你拿去吧。”

我赶紧跑到墙角拿了起来。咦？不对啊，两侧没了绑脚用的绳子，下面也没了铁条，这怎么能滑呀！我失望地说：“说得真轻巧，做脚滑子就是铁条不好弄，现在只剩一块木板子，这叫什么脚滑子啊，不要了。”

“做脚滑子就铁条不好弄，你自己想办法吧，我也没招。”金贵哥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：“你爸不是在工厂上班吗，你让你爸给你弄。”

“我爸不管。”“你不会哭啊。”说完冲我挤挤眼。

就这样，没过多久我也有脚滑子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放学后我就基本不着家

了，上学穿着脚滑子，放学回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撒就没影了，不饿不回家。

那时每天的任务就是上午学知识，下午玩儿，是一个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又充满活力的岁月。

前几年，我开始学滑雪，毕竟还有滑脚滑子的功底，身体平衡找得还不错，没用多长时间我就能在雪场上驰骋了，少年时代的活力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。

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